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胡澄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六

文苑

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張公墓誌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衿誦義之日久矣
其歿也無論識不識莫不相赴歛歔傷其哲萎有典刑
之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篤孝纘緒懼世德浸湮而又

痛父九韶君早卒弗及為公闡揚休懿乃雪涕謁余奉
太史唐元徵氏狀請銘以余與公雅相善能知公也余
惡能辭叙之曰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
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
而下七世為餘姚令杰八世為萊州府同知地及公大
父湖廣布政司參議萱九世為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
公鳴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鬱然
盛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

亢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於一切蜉蝣世榮
意殊易之而就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歎
曰命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勢而
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羣籍囊括百
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誠偉矣迨
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爾雅沖淡
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宏深與衍出入東西京不作
晚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析疑難雖當世宿

學皆自以為不如即單辭片楮傳之好事又無不視若拱壁爭購為奇此公平生建豎之較著者洵足不朽矣而以跼蹐不羈困於游稍從祿仕為浙之藩幕非其好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偉視公折節相下不欲煩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舸嘯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者任苛政為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懸磬殊安之而期必竭其平生以竟所

撰著或縱羣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嗒
然班荆趺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怪石危
泉烟扉月榭叢竹茂林因公而勝著公自是益屏跡城
市有司以賓飲強之纔一往即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
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倚蘭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
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
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
鹽鐵論唐雅回文類聚詩紀類林等編夥不勝紀其所

交與蓋宇內賢豪若先輩金陵顧中蔡翰林九遠文翰
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
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毗董太學子
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
粵歐工部楨伯黎祕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埶篋一時
無不推轂公為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意
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副思邂逅公
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面歡然定交古歛

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時方入都造焉公未起直叩其榻
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為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
素貌寢傴僂若不勝衣而禋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
俗諂附焰勢反傳咸意著叩頭虫賦以見志又憤後雋
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為談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隲臧
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脣吻於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
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里中有不平事慷慨仗義直之
不得則或終夜咄咄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

者傾囊訟于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于黥奴
出身力援卒置奴于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匍匐臨
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于交誼之大端也先是
巡撫陳公我渡廉公行誼為白其无妄而檄有司以學
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知我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
里巷為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
修邑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
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

時目為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蓋有待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為萬曆丁丑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唐氏墓在望湖涇之原葬卜是年四月二日將啓唐孺人之窀合馬子七人女五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三人並英特婉順而其長嗣雲門孫齊顏俱領鄉薦他奮起膠庠振厥家聲者濟濟未艾也諸名字嫁娶具見太史狀中不著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或稍自抑貶以諧世

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傲再命榮建碩畫于當世及弱
冠操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
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矜勢能之榮而獨以鴻
文鉅藻放辭瓊琚為藝林望令與覲然懷尺組爰塵冠
而游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羨來
裔者於取數為孰多當有能辨之者余論次其可知為
誌而系之銘曰器無恒量玉毀瓦存木托而茂蠅附而
奔卓彼明懿貴匪位尊學窮玄旨思入妙門既咀其華

亦尋厥根縱橫騷雅搜羅典墳掩藻先士垂型後昆棲
遲衡宇含和葆淳其文霧隱其變泥蟠勒銘幽宅永賁

泉原

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大壑何先生碑銘

莫如忠

君諱良傳字叔毗其先居陶宅仕顯高皇帝時自君高
祖志清君出贅柘林李氏家焉子孫碩蕃遂為里著姓
至君考靜軒君孝生子三人長良佐光祿寺署丞仲良
俊南京翰林院孔目其季君也君鍾英茂裔騰聲穉齡

敏敵夙成餘力該綜擇賢處友志期立言童時補博士
弟子員邑令永豐雙江聶公竒之召詣門下風勵諸生
總角應畿試弱冠拔貢京師建康東橋顧公關中西玄
馬公忘年定交爭相延譽庚子領鄉薦辛丑舉進士分
宜介溪嚴公在禮部知舉業署及君喜曰是吳下兄弟
知名者干將鏌鋦其一至矣當是時君實與仲內翰君
才名等埒先後察孝廉哲軌齊驅英標競爽羣公賞識
仲必與焉以故所至籍甚稱二何云君筮仕行人兩使

宗藩式禮不辱擢刑部主事以儒飾吏讞獄多平反改
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陞祠祭司郎中恪守章程刷靡
振弊故祠祭所隸動關勢家君欲裁之而大吏沮撓弗
竟其志乃喟然興歎鑒周任陳力之戒高邴生薄游之
節抗疏陳乞投紱言歸時年四十有七通都大夫下至
閭里徒御咸庶稱難謂古鮮儷此君出處之槩也議者
或以行人多官禁近而君獨郎曹仕宦卒貴京朝而君
投閒散務進者白首郎署而君不終日遂疑窮通所值

迺忤於時而本其恬淡寡營實成於性故能脫屣榮名
甘心嘉遯飲食宴樂薄取世資假麩藥以寄沈冥託二
氏以逃名迹君之雅致可覩于斯矣年五十有四疾終
正寢相知交訃感涕山陽文學哀辭傷其哲萎相與謀
曰君行雅誼訓韻宇夷曠去機率性不忤不求已諾必
信見義能果總其素履德不踰閑而乃仕弗究施年靡
躋壽盾子來樹述造多逸所不朽者允惟令名匪藉鐫
辭曷彰潛耀乃碑而銘之曰猗與何君義問奕奕或出

或處知玄知默其行規園其躬矢直坦坦君子履道終
吉亡何昊天慙莫是夷既厄其遭復褫其魄誰謂缺者
全於理則曷于詔求我銘立石

陳山人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
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
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
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

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
山人也顧且令余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為狀亦束不見
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于知吾翁哉噫都君
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
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
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竒帙名帖
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
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執弓矢以自匿其芒角

負平生志一日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
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脈凡七日而病愈已而棄
其故所授官著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
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于甥蕭家
酒酣言洽山人為起舞已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
自是數過山人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
玄釋凌跨恢宏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

意上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釋梵
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薤詞儺逐侏儒伶倡萬
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闔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
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為之靡
不窮態極調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
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
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
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篋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

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
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為
一擲累幅成數十丈各慙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
酬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
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于是軒蓋益集諸司鉅公
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措紳而先造山人臥
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

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凡三十年以為常乃一往金陵客
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
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
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為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終
始于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為胡安人先山
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
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
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

有無至於晏安無虛夜調飲食紉中服皆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于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為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為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懼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釀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
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
山人耶故予畧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當
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
當自知之也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舉副使何君墓誌銘 孟洋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然今
觀何子修學力行而天死又何戾也余哭仲默之明日

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知我我獨不知
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
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
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
書善吟號梅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
慶通判次景輝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惟沈敏有度八
歲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游陝西之涇源臨洮守聞
其竒召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春秋其

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兄受尚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游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娶張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往往造語合二子乃變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趨風秦漢矣甲子拔中書舍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門再娶唐縣王氏是歲

正德元年也劉瑾得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書諸
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權諸尊貴惡忌何君丁卯何君
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舉免諸在告者戊
辰何君免己巳梅溪公及李太孺人相繼卒何君哀毀
危絕卒未冬何君因閣老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
閣經筵官時四方學士咸願知何公車馬填門巷即元
老鉅卿亡不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畫謁
何君題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

詔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舉副使提學政尚嚴務在崇本起敝士初稍不堪漸久而安風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政人又服其能若是辛未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劇抵家六日為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號痛莫支越十九日亦暴斃而卒孺人幼喪父相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二始歸

何君以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五十兩所在不齎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諸兒女幼君即有不諱奈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友與友訟衆莫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施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

鵬錢寧之黨也。賻之棺，因結歡士大夫。君曰：奚為汙我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知皆賻之，斂成禮，旋卻所賻棺。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蚊蟲汗浹背，不廢。邇年略去詞章，嘗稱以為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成化乙巳三月甲

寅子三人長夫聘邾縣王氏參政君女次登女三人長
聘袁氏子次馮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
合葬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
行刻傳於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
壽爾名不朽女有媿媿爰儷君子如琴如瑟樂爾偕死
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淒淒雲旂霧駕遲遲
鳳凰偕啾和鳴相隨瞻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藏用
萬祀無疆

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誌銘

游居敬

余之涖滇彌月前太史升庵先生楊公以書至并惠所著海口碑并晏公廟碑刻余讀所為文古雅與麗燦然若珠璧鉢目劇心作而曰茲秦漢之軌也余垂髫時聆公名及宦游四方搢紳學士談先生博雅而奇若不容口今驗之信然然詢先生起居容貌異往昔心憂之又逾月先生復貽書并惠製便民纂叙一篇文之奇博猶夫前也而光燄覺稍減余心語曰先生得毋有恙乎無

何先生走僕告余以病余數遣醫診視之醫復曰病不可為也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時先生卒于昆明高峽之寓舍為嘉靖己未歲也距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六日乙丑年七十有二余聞之曰吉人隕矣為之悲而悼者數日食不飴九月先生之門人安寧庠士丘生文舉輩述先生素履之槩就正於池南唐君錡謁余而請曰願為之誌先生將屬纊時所托也余惟先生為海內賢碩余曷足以辱命然余聞先生為有道士表賢樹聲係余責

也又曷可辭乃按狀而擬其大者先生諱慎字用修升
庵其號也四川新都人前太師大學士石翁某之子督
學留耕翁某之孫母夫人黃氏家世淵源儲祥穎發非
一日矣先生生而聰明異常兒孩童時所讀書過目輒
成誦年未總角著詩名與李獻吉何仲默諸名公並稱
乃祖留耕翁每竒之於諸經古書無所不通子史百家
樂律之言一閱輒不忘至於竒辭隱義人所難曉者益
究心精詣焉作為文數千百言援筆立就悉出經入史

不蹈襲他人語正德丁卯四川鄉試第三辛未會試第
二廷試賜進士及第一人三試俱首雋名實稱也官翰
林院修撰秩承德郎益專文事三載考績同官躋之為
經筵講官著大學正心論語君使臣臣事君講章丁丑
武廟聖駕北巡有疏請還宮副總裁兩朝國史文詞以
爾雅為流輩所稱讓辛巳校文禮典受卷秘閣所取多
知名士官至館閣臺省者若干人修撰楊公維聰中丞
陳公講其著也今上嘉靖改元壬午代祀南瀆有江祀

編詩記學士玉溪張公潮秩官崇陵方公豪評之甲申
以議禮迂上意謫戍雲南之永昌衛遂安於義命以天
王聖明悔艾自新焉居常誦詠古人書日探索三代以
來舊所覲經史子集百氏之言博而能約粹而弗泥或
發摘隱潛或哀采菁華長歌短篇鏗然中金石攄為記
頌序論銘書賦贊雜著無慮百千萬言用是以治其身
人有叩者無貴賤靡不應時出緒言以誨掖羣髦滇之
東西地以數千里計及門而受業者恒千百人脫穎而

登科甲居魁選者鵠鵠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問學驕
人藏智若愚斂辯若訥言質而信貌古而樸與人相接
慷慨率真評論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車輿就
訪者無虛日好賢者攜酒肴往問難門下屢常滿滇之
人士鄉大夫談先生者無不歛容重其行誼博物云前
巡撫黃鐵橋公巡按郭公為擇安寧州雲峯書院以居
先生黔國沐敏靜公處以別墅巡撫白泉汪公題其碑
亭巡撫擢司寇著溪顧公為創廣心樓于高峽歌以紀

之皆好德之心所表見也先生居滇泛昆池登秦華遊
點蒼並洱水探竒挹勝所在有述人爭寶之又工書法
片紙隻字相傳摹搨殆遍宇內名碩諭德任君少海方
伯孔君文谷輩率千里神交郵書相訊述古好文至於
臨歿無雜思焉其庶幾古之所謂豪傑者乎卒之日巡
撫侍御吳公右泉黔國沐公雲樓暨藩臬諸大夫咸有
奠賻余嘗博稽衆聞而為之論曰位有崇庠惟德不朽
名有汙隆惟實斯符自洙泗振鐸素王世祀惟時德行

文學政事言語列為四科並獲依歸永垂令聞至仲尼作春秋記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言游夏之以文學擅長也余聞諸升庵先生攷贖鈎玄進於邃古搜冥發隱網羅舊聞摛辭達情彪炳溢采叙事辨疑貫穿典墳而又蔚成一家凝神沖澹晉之聖門其不將為游夏之匹乎子游為宰弦歌教行子夏篤信序詩淑世皆不外言辭以傳聖翊經也先生禹碑有釋檀弓有訓經疑有錄古史有評論述往古提覺來今擬之往

哲抑又何疑有言於余者曰先生蜀人也蜀之先文士彬彬著于詩傳若王褒著得賢之頌揚雄述太玄之經左太沖之賦三都司馬相如之賦子虛皆製作富蔚輻輳造化與楚之屈宋爭鳴宋而後道學有張南軒氏文章有三蘇氏世之所亟稱其人而樂誦其書者也先生其誦習上古遠觀近稽萃為文辭麗而辨宏而奧非是之流演而淵涵者乎譬之河而委于海山而宗于岳者乎不然何先生之文肆而大篤實而光輝包括宇宙曲

盡事變若鐘鏞之叩聲徹蒼玄大韶之舞時聞雲門使人玩之而神怡觀之而目眩莫測其端倪有若此乎故嘗評先生之古詩歌行若魏晉初唐文若兩漢詞賦比之長卿子雲云余曰固然先生殆采華而茹實溯流而得源者與故華藻雖泛濫于百家而道誼則統宗乎六經竒博雖上擬乎班揚而理趣實沈潛乎伊洛幽居之久時寄諧戲以抒興洩思亦皆若古之思美人思公子然而卒不說于道非養之深而能然與非有得聖人之

教而能然與故嘗觀先生之作禹碑歌其敘述甚羨慕
唐韓愈之為工而隱若自附焉唐三百年見道莫如韓
愈先生私心儼之其自負豈尋常所可闕哉舊嘗聞國
朝狀元著稱者博學若曾蔡氏節槩若羅倫氏好古若
呂涇野氏藻麗若康對山氏皆世之所稱卓然名垂後
先者也以今先生觀之其著作之富提躬之勤是與數
君子並茂而同傳無惑也吁可謂難矣先生所著有經
說丹鉛餘錄滇候記韻林原訓風雅逸編卮言文集詩

集詩話南中集行成稿諸書若干卷多梓行于世配黃氏封安人子男四同仁安人出娶歐氏新都庠生早卒寧仁娶滕氏瀘州庠士右仁資仁尚幼女一許適韓參將孫某皆側室某氏出茲將歸櫬于蜀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某山之原安人之弟松江郡守黃君梓谷于余為同年進士緘書來速余言遂為之銘曰先生之生岷蜀之精先生之出朝廟之英文擬班揚學侔游夏首選大廷無雙聲價擢君禁中實才之雄主上曰咨汝毗

朕躬未幾落魄出成滇楚聖德如天臣罪莫測乃安義
命述作自娛揮毫對客落筆瓊珠人言天才天實賦汝
俾列史官佚相之侶竟老碧雞光射斗奎金蓮莫返昆
池草淒吁嗟已矣有書盈屋石室副藏永讐天祿惟忠
惟義遠近誦之不亡者存尚俟穹碑

清涼居士自序

居士姓文氏漢成都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諱時者自成
都徙廬陵事唐莊宗為帳前指揮使輕車都尉至宋淳熙

間有宣教郎寶蓋時之後也為衡州教授子孫上籍為
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祿大夫某金紫之孫曰俊
卿者仕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事都元帥佩金虎
符鎮武昌入國朝授某州衛千戶鎮遠六子長子定開
從高皇帝平偽漢有功授飛騎衛荊州左護衛千戶賜
金織蟒衣改名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為錦衣衛千
戶調徐州衛今徐州之族是也第三子定聰以武臣子
入侍署散騎舍人為都指揮蔡本贅壻從蔡徙杭生四

子其仲子惠壻于蘇張聲遠氏因留居蘇為長洲人居
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稱存
心先生存心生涑川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授易
州涑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卿少
卿生三子長温州府君諱林成化壬戌進士仕終温州
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仕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禮部
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卿奮起科目生三子官學

通顯媿德儷義望於當世温州府君生我祖翰林府君
諱徵明世號衡山先生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
彭仕終國子監博士弟和州府君嘉祝峯府君臺妣孺
人錢氏生二子長為上林錄事肇祉次即居士居士名
元發字子悱嘗仕為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
河南衛輝府同知未上以病乞致仕歸自號清涼居士
居士生有至性初博士府君以志趣高朗不屑生產家
貧甚至乏薪水代勞之人錢孺人方病居士年六歲即

自往祖母吳安人所哀哭乞倩人為饘粥以供錢孺人
吳安人亦為之哭錢孺人歿時居士方九歲伏尸躃踊
自始死至殮三日夜不離尸側亦不輟聲迨浴尸既俗
云若親子飲澡水者即死無地獄之苦居士隨附盆飲
水觀者咸異之時祖母吳安人以高年倦勤居士既喪
母幼又孱弱多病內外親黨莫有觀之者惟其嫂王碩
人為之煦哺鞠育極其拊循寒暄飢飮莫不周至蓋不
待上林公之詔而然者故其歿也居士為之期以報之

事後母楊孺人時尚童稚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人然楊孺人雖性嚴乎亦為少霽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既錢孺人歿伶仃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傳從大儒魯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游在外而待詔府君以盛德顯名大耋居家賓客輻輳凡應對延接悉以屬居士即飲食起居偈浴綦履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適也而居士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

君之勞者亦殫力焉年弱冠被選為郡學弟子員滯場
屋者垂三十年年四十遇穆宗踐祚詔天下貢士不限
資次名恩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
於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蘇十
人十人中已大半騰甲科登臚仕而居士再試再斥丁
丑遂謁選授浙之浦江浦為浙東巖邑地瘠民刁好
鬪喜訐囹圄常滿而逋稅較他邑為最居士至聞其槩
欲變其俗時瓊州王公思德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

可一見居士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
王公可倚以立事遂請間因歷陳縣弊事數十條王公
報可居士即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多豪大家每持
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不可則以勢劫之又不可則
訐之於上而構之以故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明斷者
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以法莫所縱釋而實繁之徒即
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公我渡時為南司空蓋先撫南
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諷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訐官

吏韓鳳橋許益齋以甲科盛望被浦民誣告至勅兩府會問足下平裁凜凜恐有鋌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也居士報之曰申棖以有愆不剛孫寶因受囑色沮不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剝鼓諸豪聞之蓋終居士任不敢出一聲也其他條舉志在必行事集而衆不擾賦稅視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提身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謹且撓法者莫不誣服三載考績例得恩典於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卹煌

煌寵章賁茲黃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聲然世局時情較量資格不爽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時俛仰初居士為青衿時與今相君申公有筆硯之舊申公後既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為推轂及有浦江之選即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閣下之靈受一命為民社主自今日以往固不敢以不肖之身累閣下負夙昔之知矣然而相君於故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監司至浙者多以居士為託世無隻眼遂以此為縣令

重也而煦煦然請間示恩情態百出殊為可厭甚至有
欲市其私者先乃令人据撫長短聲言按劾而後竟薦
之於朝以為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
世名德生平自許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
不逢遂以老貢生傲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顧不得
驥首康莊而跼蹐轅下誰識鹽車哉迺欲以綈袍緩故
人頰頰縱自駕下無若先世羞何會有衛輝之命因得
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年已

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建喻公均高安范公雋同安黃公文炳為居士謀曰若家素貧今歸何以為十口計且以一老郡丞在家與部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區區者而戚施於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况吾自上世以來田不滿二頃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溫卒于任同官視其篋中僅縵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圍書數十卷其清如此吾

今幸藉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供朝夕
草堂一區歲時伏臘烹雞芻酒足以備祭祀此其家不
貧况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閉門自適雖子平之累未
畢而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僕隨士大夫
後蹣跚墀祀之下然後為文生重耶已乎休矣於是居
士歸旋葺其舊居顏其堂曰願賢寢曰語安築小樓一
楹曰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間吟小詩詩不甚工亦
不求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雖豪貴人長

者非素相知即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於簡傲然不欲強顏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蓋其素性爾也而人亦有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歲又嘗鞠育于王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上林公若父及居士致事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事歸吳中與居士居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懽也初博士和州二府君兄弟友愛白首無纖芥卻洎晚歲宦游南北阻絕臨終皆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為恨今居士與上林公

迺得以暮齡垂白怡怡于于徜徉于故山林壑為吳人所艷羨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然性不喜作寒窶態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貧衣服修潔雖至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埽除性方整即屏榻裯几稍有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宇簡重凝定閒雅楚然自居而秉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往來居常見脂韋夸毗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兒恒白眼視之

如將挽馬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啄日手一編
倦則徐步庭除間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睡每飯後高
枕酣寢融然遠寄欣戚不繫謗譽無聞如是已耳世間
可欲之物若無足以動其心者然任懷得意旁若無人
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結山間之社每
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足以終老弟未知諸君歲晏何
如耳居士原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繼室周孺人生一
子名從鼎今更震孟而周孺人媵陳氏生一子名從升

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為側室生一子名從泰今更震
亨後歲己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從同云
今更震纓鼎娶陸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陸
士仁次馮時康次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且
六十念諸子生俱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錄其生
平大都并所著詩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涼居士
曰夫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自非聖人必
有所寄藉而後克展古人謂賤生于無用中流失船一

壺且千金矣。雞靡豕零時為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懷
瑾握瑜，環竒個儻之士，弗獲一試泯泯於當年者，又何
可勝道也。幸與不幸，與乃孔子稱四十五而無聞，又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立
志，自謂不後于常人。顧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得
宣力樹勲，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一
家之言，為爾寂寂，幾為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且
賤，馬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譽弗遠，烈士

以為至羞乎雖然他日獲啓手足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儻可藉口以復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明宗室泉亭先生墓誌銘

韓世能

太史氏曰昔先王兼制天下封建親戚作之藩屏何其久而彌鞏哉故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逮漢高王子弟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吾以為在其德足長世者也蓋孔子之轍幾徧文昭武穆之國獨于眇然一公子

致意焉為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其聲烈
千載何必席大路少帛重哉自余赴舉南都則聞宗室
泉亭公賢籍甚比來佐禮留曹其嗣君完玘苴衣冠泣
持余司業所為狀乞銘余既耳泉亭公久安得辭泉亭
公者高皇帝六世孫也賜名可涅泉亭其別號云其始
祖搏以高皇帝第七子封齊王永樂己丑謫居廬江嗣
子賢燁在襁褓歸京師養于西內景泰甲戌遷南都賜
第三山里仍勅有司歲給廩祿布帛及婚喪諸費賢燁

生能張能張生長針是為守靜翁守靜翁以昆弟子姓
日繁舊第隘不能容嘉靖癸巳請于朝仍賜第聚寶門
之飲馬巷顏其堂曰思服昭寵令世為嫡長子居守靜
翁娶羽林劉將軍女有二子嫡而長即泉亭公也公生
穎異垂髫日受書數百言輒了大義弱冠喪守靜翁哀
毀弗勝既舉大事事母必在視滫瀡最善承意指厚存
二姊之已嫁者而歸其妹飭奩具甚多百凡務得母歡
心比疾顛天祈代卒含殮殯葬如喪守靜翁禮蓋久而

忌辰伏臘必哀一時物未薦不敢嘗遇異母弟可潛極
恩洽其至性如此初守靜翁簡澹寡營公以勤儉承之
機敏中縻數十年貨用大饒慨然慕梁孝陳思之烈闢
地一區疊石激流竒卉珍木充斥名其園曰同春一時
諸名勝結駟而游籍籍謂王孫乃愛敬客然自授簡而
外未嘗輒干以私也其治家嚴督諸子尤甚力居常勗
以忠孝故不喜誼呶聞猾黠遊博欲唾之而性實寬簡
嘗大書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揭座右自警故其操履甚

高稱其賢者擬諸河間東平云嗟乎奢麗同流久矣公
天潢貴胄自力起家食指千數最鉅盛而能癯然儒素
顧不得表求自試而能無戚戚具爾之心重飭忠孝以
勗後人既不能一究厥蘊能令人頌義無窮若公者即
不必儼然臨官常民社乎豈不裨於帝宗者哉公年六
十卒計聞勅有司贈金可謂高朗令終也已銘曰偉具
隆準與常人殊高帝子孫邈由賜履海岱建國大風斯
存穆陵無棣王者氣遷廬江歆吞卒集舊京穆穆皇皇

說說振振列聖重熙昭德萬方涵濡世仁脈騰兄弟寶
玉伯叔時庸展親五世而昌周及漢閱素封實均礪若
鍾山帶指秦淮不爵而尊歸然遺老明經有行宗範具
陳允出在茲厥旨在恕八言書紳以方東平為善最樂
大言若新紀綱既樹標的兼猷追軌不遂鄴中清夜兔
園白雪媲美同春蓬萊雙闕毗以王家增而嶙峋疇龍
其種疇麟其趾夙德升聞不藉白茅而康朱邱國有顯
恩鳳凰城西五彩陸離鬱其楸原我銘厥幽大隧閱日

千秋出雲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誌銘

胡繼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激玉潔蔚為醇
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禮部主客司郎
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
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資于囊無田廬
圃墾于鄉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毫髮顧藉心
爭挽之不得莫不交歎以為公真賢遠於人歸而攻苦

食淡寢臥圖籍與相知婆娑嬉游屏車斥騶埽迹公府
以著書為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
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
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
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守其得與其凡後
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乃不
獲辭而為之誌曰都氏之先為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
先生者仕宋為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吳縣南

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和父印封工部都水司主事
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羣籍
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
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
之應舉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
甲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闋
復官工部公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
會計大小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足馬入解自齋

米蔬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更有私請者公斤之曰若
曹何敢汙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
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
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番入貢使者
充館公柔遠有道國體以尊慶陽王妃應冊封公副崇
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躡終南巔
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
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徜徉而返公

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
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
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冰聽而紀談藏于家
者曰南濠詩畧文畧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
瑯云距生為某年某月某日配徐氏封安人先卒子男
二元翁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學生陸之箕太
學生陸采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奮師古人完德
邃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肥有赫風流儀矩興懷後

賢老於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銘曰羣鳥爭擊鷓
雛迺騫炳其五色羽儀翩翻覽德而下終息丘樊矯矯
太僕光耀璵璠蟬蛻汗濁霞舉雲掀獵精吐靈綜古立
言飲水飯蔬清風灑然代有作者興愜文園

嵩渚李先生墓碑

陳柏

毅皇帝初年北地李獻吉汝南何仲默以文章著學士
大夫皆曰何李未幾大梁李川父與譙國薛君采相繼
起又曰李薛由是四先生之名嶽嶽徧海內矣川父者

即李先生也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先為大梁人世業小兒醫宋季有以醫顯者曾賜金鐘因稱曰金鐘李氏曾祖得祥祖信皆傳其業父敬少業儒長精于醫其所存活者數百人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今子孫果彬彬然而李氏之族遂豪大梁矣敬生三子先生其季也為兒時恚而啼以棗栗啖之愈啼示之書則止七歲就塾師日可誦千言九歲能為詩其語多驚人稍長習舉子業即攻古文詞非秦漢書不讀好稱先王則古昔嘗與郡

中豪雋載酒上吹臺出夷門馳昔人走馬地感憤為懷
古篇擊筑而和聞者壯之嘗作理情賦李獻吉自左舜
齊所見之輒歎曰其班馬之雋乎締為忘年交時遂庵
楊公自沛入關中一見稱為國士而郡守陳澍者愧其
未之識也召試郡閣其文一揮而就語甚藻麗督學使
者秦公大竒之於是汴中人士咸出李先生下而李先
生亦自謂其弗已若也年二十五其年癸酉舉河南第
一人明年舉進士高等以王府姻不得侍宿衛乃與仲

默君采結都亭社而海內才穎之士想望其風采乙亥
出守沔陽會丙子丁丑兩歲大祲獨加意撫字民賴以
無徙亡暇則開閣與諸生談藝遂令文體翕然丕變其
所造士甚多若太史童士疇其最著者不肖時以童子
獨受知焉辛巳擢貳寧波其治亦如沔尤留意興學癸
未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顓督屯田凡積弊湔除殆盡後
攝學政三晉人士駸駸向風一時中丞及御史觀風者
交章薦之謂其德器學問于是士類有所觀法云未幾

歸臥河山之陽慕延叔堅之為人乃闢景延堂朝則肆
力六籍手自箋註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請文者無虛日所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志鄉賢傳汴
京遺跡志勾異記醫史諸傳及李氏族譜居室記凡若
千卷而河南通志多出其手先生才高學博其治行赫
異使究其用將相之業豈多讓古人哉乃獨持風裁不
能與時俗低昂而忌先生者日衆故年三十餘而業已
懸車杜門養重其詩歌逼唐文則自成一家傳之百世

無疑也世有富貴而名磨滅者視先生何如哉先生娶
孫氏繼娶岳氏生子三人長莘叟鴻臚寺署丞娶田氏
次巖叟早卒次礪叟光祿寺監事娶傅氏俱孫氏出孫
男十六人長孺立次某某曾孫男八人某某先生生於
弘治戊申卒於嘉靖丙寅享年七十有九以隆慶戊辰
葬于蘇村督學李君從衆議祠於學葬二年其子礪叟
以授光祿至京師會予仲子文燭以某弟襄陽同知洛
所為狀寄之漢上余作李先生墓碑陳生曰往余過大

梁之墟登景延堂與李先生縱談向余東指曰此古夷門也非曩者魏公子枉車騎及羸抱關處耶何其壯也相與抵掌賞之假令先生當其時必能喜士如公子雖藏于博徒賣漿者必從之游然今海內士聞李先生名皆願為之執鞭其誼寧復在無忌下耶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五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七

文苑

翰林院修撰舒先生墓誌銘

陳沂

正德丁丑春策天下士以先生為第一甲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沂與名榜內改庶吉士同先生讀書於中秘戊寅春諸權倖欲武皇南巡江彬實迫之

廷臣數諫不納沂與同館者八人亦具疏未上詔下謂
沮逆致疾弗瘳未堪視朝沂曰未可也先生不從遂入
諫復罪刺閣中於是編修崔桐庶吉士王應軫曹嘉王
廷陳馬汝驥江暉並令於午門外跪日辰初出盡酉而
退者五日人杖三十於廷公每呼高廟之靈神色獨不
喪出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病危而復蘇遠近有相傳
為野祭者先生之事與羅公倫實相似故人益重焉辛
巳今上即位肆赦諸竄謫皆起起先生適奔父喪嘉靖

癸未秋服闋復修撰甲申夏會議大禮沂與先生疏凡
三上以伏闕皆得罪先生再杖于廷幾死明年乙酉太
安人棄養于官邸即扶柩歸葬丁亥春三月十有四日
先生以疾卒嗚呼痛哉是年冬十有一月沂待罪補江
西左參議明年戊子秋九月二十有五其子泰遷先
生之柩於進賢之梓溪至章江是日巡撫都御史周公
廣巡按御史儲公良材左布政司使顧公珀右布政使黃
公芳右參議李公緋按察使胡公璉僉事王公瑋及郡

縣皆往祭于江澣沂得臨而哭之越冬十月五日葬先生于新建之象山之陽銘于墓者沂何能辭先生諱芬字國棠舒姓世出浙之東陽宋建炎中曰選者來居信之懷玉山紹興中曰繼祖者遷隆興之北山元大德初曰文英者徙進賢之梓溪至曾祖溥震生祖庭式庭式生法先生之考也贈如先生官母聶封太安人先生為縣學生時嘗賦赤鴈郡守以魁天下期之初號石灘邑有石人灘諺傳灘合當有魁天下者乃改號梓溪後果及

第豈偶然哉先生生於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享年四十有四先生負氣剛毅所遇貴者常失勇者常喪雖覺峭厲世不可得而無焉文章氣逸宥不窮所著述賦詠若干卷皆觸事而發辭義凜凜實似其行娶齊氏同邑善族封安人子男三人泰奉奏女二人長適徐曰敬次適樊夔奉奏側室冉出銘曰維學作人百年其興維名登俊四國是憑學數其倫道將焉明名墮其節義孰與行去道去義不可為國噫維先生以辨世惑

朱性甫先生墓誌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
仕又不隨俗為廛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樂好
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纒纒
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
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
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
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于考而求其遺書亦

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為傳不果及是葬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于古人遂謝去從杜稷先生游於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凋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交楊儀

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
而以為友視諸公為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
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
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
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
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
處追躅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叙之尤精楷法手錄
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

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
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
散去每撫之歎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死耶性
甫性簡慢待人無鈞距晚歲嗜酒婆婆娑益事閒曠或時
乘醉忤人人亦不以為異尤為郡邑大夫所禮前守洛
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歲時鄉
飲必致為上賓時人榮焉性甫死時為正德癸酉七月
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是歲十一月甲子葬陳公鄉受字

圩先瑩娶監察御史張維書女生子女四人男延娶湯氏建娶尹氏女適金燿花汝舟孫七人男曾庚乾女適彭暉王普張源倪宥曾孫女二人銘曰維朱有聞自樂圃君德言孔碩為時令人五百斯年耳孫其秩有賢一人性甫維克其克伊何維文之揚維行之稱德懿其章嗟嗟性甫少也則勤經籍圖書窮終其身扶摘雕鏤既揚亦推豈無利途弗易其樂其髮蒼蒼其視茫茫歸視其家其書滿牀樽酒婆娑百年維適彼榮亦崇孰得孰

失陳公之鄉有玄者堂既藏既安後永有光

王履古墓誌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
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竒麗獨得肯綮御史按
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籍甚隱為三吳之望三吳之
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
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真欲軼古
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

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
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
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
長君自州角即與余游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
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耶
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俊造選隸學官
媿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
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

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游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勢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震疊而醞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

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
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
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志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
君孝友天性常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於兄履約少
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袂共食視
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

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葬君某山之原俾某為銘君
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
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
日享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氏解
元伯虎女孫男一人銘曰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
於成而卒困於衡吁嗟乎其名

翰林蔡先生墓誌

文徵明

嘉靖一十五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言也先生雖稍後出而所造日深自視甚高常有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志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死嗚呼豈不

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遠其先家陳留宋南渡時秘書
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
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曾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
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
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三操筆為文已有奇氣
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
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
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

著與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尚纖縟既而
澱滌靡曼一歸雅馴晚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
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苦辛作詩求出魏晉之
上乃今為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
此然其所作陵轍頓迅誠亦高曩莫及當其得意時不
知古人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
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而先生試
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

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奏補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誌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于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

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
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國朝
洪武中高祖通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曾祖
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紋
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夫南
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府
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己未授廣平
縣知縣壬戌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

中正德己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
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嘉
靖改元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使以
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為江南按察使未行陞
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為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
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
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

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仕三朝閱五十年歷十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善大夫正位上卿公融朗闊達精于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莅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關決敏利摘伏若神拊循利道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為開封益更練堅決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部尚書彭公澤奉詔討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飭

甲轉餉傳餐取具呼喻間而解難折衝謀畫居多在郡
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強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
恃逆瑾黨援漁奪自恣公挫折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
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羣閹方熾王宏者尤諄
謾劓疾繼廖出鎮席權藉寵氣焰驚人一時有司或屈
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
而已用是即積忤宏宏方恃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
獄吏問狀公據禮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

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事以竟其獄獄成鑄
三階徙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陋荒陋公不鄙
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乂
安而士興于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為東南劇郡
武衛錯居俗獷而多詐胥吏並緣其間縱橫饕餮更數
政不治公至爬梳剔抉求得其弊端與利源所在次第
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經費浩穰率為主守
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考得所侵漁悉沒入為

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隳而台所隸三
城特完郡瀕海有鹽筴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苦督權煩
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姦利至相賊殺不可止
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利而
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需而駟
僧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足而姦
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旱下多水患地有中津橋且
壞公復修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莫喻

其肯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
乃服公先見云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潘參遂得
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碩畫功緒為多及以左轄
重臨益諳練宏達措意復周審展采錯事惟志所為而
釐革積弊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蠹蟠結前政所
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搜剔不少縱而畫一以守要束
章程咸正而掾吏不得緣以為姦事緒雜襲文牒糾紛
隨事剝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斂手無所事事

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橫被口語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誣譏也起撫湘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輶車首循遍歷州郡雖偏疆下鄙莫不躬莅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撫臣巡歷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輕車簡易廉從歛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民安堵不知為勞念荆湖沃衍而庸流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促迫民日益

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勸農振業平徭復稅而摘伏省微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隄後繼為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更一代勢不能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莅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

者莫不遵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暈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在鄉里父老姻戚不能無望于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罹于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而怨言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辭肆言

醜詆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愧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瑰竒卓越之才不復推究于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俟於百世之下也然公亦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偶公既前輩自處論議之間陵轢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多不能堪往往旁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乎平居事

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
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逸以委勞於
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加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親之
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偶然者與羣從兄
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舉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
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輒餽
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李死
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飢寒公在官每分餘貲給之既又

為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氏于家死為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旌核探究文牒往來咸具于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至篤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又雋永矩矱唐人而劉芟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深博既有資地而

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而譽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游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下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

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
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
文雅照映林壑委蛇張弛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時
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游期余盡游諸山以畢其
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嗚呼而今已矣尚忍言哉
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曰浮湘
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
卷距生成化丙寅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

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又次峻女子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廕為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者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葬上元彭城山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所為狀來乞銘銘曰於穆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烈顧公維邦之彥爰外而中式敬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薄言飲之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

風聲載蹶載奮卒階以升維靖而共乃剛弗折式造其
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經
維爰飾用文富茲述乃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如何亶
言華國敷彰帝猷歌詠明德在孝皇日羣猷英英發藻
攄詞式章用明朝翔後先公實曹偶德音洋洋經學之
懋烈烈顧公既瓌既竒學為文宗政為吏師維學維政
鮮茲兼得賢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烈顧公連蹇在是豈
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

刻詞

浙江按察使僉事皇甫君墓誌銘

文徵明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母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為當道所知會東宮肇建遂用為春坊司直論者以為得人而餘人意忌固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沈外僚者累年再起再債卒骯髒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于時其侈聲擅名固造

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受其咎也君諱
淳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為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
為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為長洲人
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一再傳乃君之曾大父也大
父信以文學起家為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
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
也黃夫人夢人授寶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即解誦書
專對敏給如成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

入郡學為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榘探究務求抵極攄詞發藻迴出流輩未數年相繼舉于鄉而君與二弟遂收科甲一時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侶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憫然自守不與時流徵逐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蕃人朝貢凡餼館勞徠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

攘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決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
損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攝濫君
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于主者俾精擇以給被
賜者莫不歡感以去車駕南巡諸蕃留京師者慮有窺
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
署所在職辨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咸君
屬草詞理明辨有以上當君心遂為諸公大臣所簡注
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改

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秉簡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為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使僉事分莅浙東所莅天台寧紹諸郡民伎而狡饕詖喜訐最為繁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審擿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為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為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亦達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實履以為黜陟近時乃

有既徙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懲亦不敢公肆詆毀公初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塗也君沈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厓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靜慕玄晏先生所為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常問學之外他無所

事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紀原
選唐文粹為文粹為文必古人為師自西漢而下咸有
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沈蔚偉麗早歲規倣初
唐旋入魏晉益立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興而及
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歿後其兄子俊集所作為皇甫少
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六月某日卒嘉靖丙午三月九
日享年五十配劉氏後君一月卒子男二人長泰郡學
生娶王氏次拒聘金氏女三人長適國子生王大猷次

適太倉州學生陸鳴陽又次適郡學生吳尚儉孫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十有三日葬虎丘新阡於是子俊手具事狀率其二子詣予乞銘予何足以銘君哉辭不獲為序次如此係之銘曰嗟皇甫君維時才彥天實生之亦既有行爰賓于王式揚用昭胡豐其受而厄其遭秩秩郎曹五禮云職身德允文乃言有克維文之克維德之載實德升聞有簡斯在青宮蘭省命官孰宜譽者在前毀者隨之誰毀誰譽君則有命命也自人弗隕厥聞

嗟皇甫君靖共維秉豈無遺榮降年弗永弗永其世式
宣其言後有子雲尚鑒我玄

錢孔周墓誌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卓絕之才負陵轢奮迅之氣感
憤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豁達不任檢押所與游皆一
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穀其最善者視
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
庠序故會晤為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讌

笑評騭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
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
後出而游好為密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
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皆勝
己者苟不當其意雖富貴有勢力者輒白眼視之或取
怪怒不郵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游適
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旁臨
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高寄不

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游中有如斯人不可復得矣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割記積數巨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也為文竒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清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硯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

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
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
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常按試第君高等咸以
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
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陳公所得也自陳
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
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益
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止

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竒窮翫麟迄于不偶
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履
跛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讌
談譔浪逶迤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士
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
仲陽者以醫顯于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為常州
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占數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
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

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
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
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醫士娶吳氏竹徵蘄
州吏目出後同仁娶宋氏繼娶湯氏女二人適余長子
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生子男二人復貞娶某氏女
一人適劉某孫男三人女二人君生成化乙未某月日
卒嘉靖己酉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某日
葬吳縣寶華山銘曰維氣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臧而

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亡吁其傷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誌銘

文徵明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以陵轢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膺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砥節履方不肯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沈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翫麟以死嗚呼惜哉其命也夫君諱袞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

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鼎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為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為場屋所困耶益淬厲精進刺經質義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擣衍揚繹上下數千言出入經

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為學士得君卷竒之執欲冠多
士在廷諸臣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
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于得君他日詣君叙
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慙銜之
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為翰林庶吉士
因上言諸庶吉士跣地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為庶僚
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為武選
主事火時當徼巡在法為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火

為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成湖之衛會赦
免歸權臣死稍起為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晉
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
林出為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于政謹推讞審法比
所當必允為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涖本科本科者凡
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畫君析律詳明剴裁敏
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辨有詔以京朝官考
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

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選有
勲祿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弊事君
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為姦展采錯事方將
有為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
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察賢否勵精從事考核緒
正一于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外夷
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之以
身示之矩矱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恒矜其

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
倦遊矣君樂閒曠而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竒選勝
登陟游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
縱浪其間有終身之志雖暫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
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為文必先秦兩漢
為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宗見諸論
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
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

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耳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傳與夫詎偽諸篇實維時弊惜不能少見于事而徒託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闊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道合即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二十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

員王子恭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日墓在某
山銘曰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含宏抱真翼德爰起
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為道
屈矧茲匪人胡彼之郵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王之毀
維瓦斯全陷則有寔守則為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侃
侃袁君守身用恒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言
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沈先生行狀

文徵明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碩儒肇家生二子曰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朗絕人少學于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副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孟賢遂遜去年十五代其父為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為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已出面試

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
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
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莊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
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傳
既而師眉山為長句已而又為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
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
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踪
古人所至賓客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

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阜賤夫有求
輒應長縑短素流布充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
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許欲以賢
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
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
禮尤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
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服諫非鄙野人所知然
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非貴沃君心而忌觸諱

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示切而不泛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為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為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

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別業曰友竹居耕讀其
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
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
多戶屢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
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
過之者先生為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
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
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為延譽于人不藏也尤不

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
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
生不能飲每為強醉以樂客同齋歿乃絕母張夫人年
幾百齡卒時先生年八十矣猶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
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幽
墀未練事為植產使均於己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
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于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為
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

學生許貞次適徐袞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
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
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
錄客坐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
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病卒于正寢於是雲鴻先卒
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二十
日葬先生于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
以信于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

為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左謹狀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五